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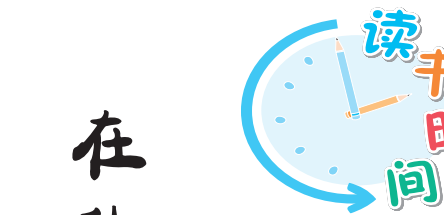
张立印



若论秦岭之奇,在险峻,在苍茫;若论秦岭之秀,则在镇安。这座深藏于秦岭南麓腹地的小城,以其独有的“安”之气质,将北国的雄浑与江南的灵秀、古意的深邃与现代的生机,完美地糅合为一幅动人的长卷,以一种安然自若的姿态,静卧于青山碧水之间,向每一位寻觅宁静的旅人,诠释着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真谛。

镇安之美,得天地之厚赐。这里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,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为镇安塑造了移步换景的奇观,自古便有“五里一景,无景不绝”的盛誉。

最令人称绝的,莫过于那胜似仙境的云海奇观。每逢雨霁初晴,蒸腾的云雾便如湖水般漫过山谷,将整座山城温柔环抱。远处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近处的屋舍于雾霭间半遮半掩,仿佛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岛。镇安县城每年云海出现的日子达多日以上,这份频繁馈赠的仙境之美,让“秦岭小城,云海仙境”的美名不胫而走。



在秋光里读书

杨丽丽

我选的地方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。葡萄藤蔓早已褪去盛夏的浓绿,叶片边缘染了浅黄,像被秋阳吻过的痕迹。风一吹,叶子“沙沙”响,偶尔有熟透的葡萄从藤上滚落,“咚”地砸在草叶间,倒成了读书最生动的背景音。藤下的桌子上铺了米白色的布,泡一壶菊花茶,玻璃杯里热气袅袅升起,让这秋意更浓了几分。汪曾祺先生曾写过:“秋日读书,要配些清浅的茶。茶要喝淡的,书要读旧的。”此刻,倒真应了这话里的意境。

我随手翻开了旧诗集,纸页边缘有些泛黄。指尖拂过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句子时,抬头望向屋外,枫叶红得透亮,像极了诗里描绘的模样。忽然想起李清照与赵明诚“赌书泼茶”的趣事,古人读书连输赢都带着风雅。如今,我这秋光里的一本书,倒也藏着几分不逊于往昔的意趣。

读到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时,我抬头看了看天空,似乎真的有雨丝,我把椅子往葡萄架中间挪了挪。不一会儿,就听到了雨滴落在葡萄叶上的声音。书页上也被溅到几点湿痕,文字沾了秋的水汽,变得柔软起来。想起小时候在乡下,外婆总说“春雨贵如油,秋雨也贵如油”,那时不懂,如今看着雨水中愈发鲜亮的枫叶,看着书页上渐渐淡去的湿痕,忽然就懂了:秋的美好,是要细细品味的。

不知不觉,夕阳从云层里钻出来,给院子镀上了一层金。我合上书,靠在椅背上,看着阳光透过葡萄叶的缝隙,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风里带着菊花的香,还有书页间淡淡的油墨味,成了秋天独有的味道。有人说,读书是与古人对话,而在这样的秋光里读书,更像是与整个秋天对话。你读着书里的秋,秋也在读着看书的你。

读书不一定非要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。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里写过一句话“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”,只要我们心中有书,无论身处何地,都是一片净土。有时候在秋光里,有时候在葡萄架下,有时候在细雨中,哪怕只是读几行诗,看几页文,也能收获满心的欢喜。秋的温暖,让文字变得更有温度,书的诗意,让秋景变得更有韵味。就像此刻,我坐在葡萄架下,石桌上摊着那本旧诗集,心里装着满院的秋光。风一吹,书页在风里轻轻响,像是在邀请我下次秋光正好时,再读一本书吧。



《山水间的家》栏目组走进南州(速写) 王阔 作

秋日好像是被打翻了的调色盘,绚烂多姿,阳光里带着慵懒的暖。这样的日子里,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寻一处安静的角落,摊开一本书,不必是厚重的典籍,也无需是深奥的理论,只要是能放松身心的,都可一读。

我选的地方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。葡萄藤蔓早已褪去盛夏的浓绿,叶片边缘染了浅黄,像被秋阳吻过的痕迹。风一吹,叶子“沙沙”响,偶尔有熟透的葡萄从藤上滚落,“咚”地砸在草叶间,倒成了读书最生动的背景音。藤下的桌子上铺了米白色的布,泡一壶菊花茶,玻璃杯里热气袅袅升起,让这秋意更浓了几分。汪曾祺先生曾写过:“秋日读书,要配些清浅的茶。茶要喝淡的,书要读旧的。”此刻,倒真应了这话里的意境。

我随手翻开了旧诗集,纸页边缘有些泛黄。指尖拂过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句子时,抬头望向屋外,枫叶红得透亮,像极了诗里描绘的模样。忽然想起李清照与赵明诚“赌书泼茶”的趣事,古人读书连输赢都带着风雅。如今,我这秋光里的一本书,倒也藏着几分不逊于往昔的意趣。

读到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时,我抬头看了看天空,似乎真的有雨丝,我把椅子往葡萄架中间挪了挪。不一会儿,就听到了雨滴落在葡萄叶上的声音。书页上也被溅到几点湿痕,文字沾了秋的水汽,变得柔软起来。想起小时候在乡下,外婆总说“春雨贵如油,秋雨也贵如油”,那时不懂,如今看着雨水中愈发鲜亮的枫叶,看着书页上渐渐淡去的湿痕,忽然就懂了:秋的美好,是要细细品味的。

不知不觉,夕阳从云层里钻出来,给院子镀上了一层金。我合上书,靠在椅背上,看着阳光透过葡萄叶的缝隙,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风里带着菊花的香,还有书页间淡淡的油墨味,成了秋天独有的味道。有人说,读书是与古人对话,而在这样的秋光里读书,更像是与整个秋天对话。你读着书里的秋,秋也在读着看书的你。

读书不一定非要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。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里写过一句话“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”,只要我们心中有书,无论身处何地,都是一片净土。有时候在秋光里,有时候在葡萄架下,有时候在细雨中,哪怕只是读几行诗,看几页文,也能收获满心的欢喜。秋的温暖,让文字变得更有温度,书的诗意,让秋景变得更有韵味。就像此刻,我坐在葡萄架下,石桌上摊着那本旧诗集,心里装着满院的秋光。风一吹,书页在风里轻轻响,像是在邀请我下次秋光正好时,再读一本书吧。

殿建于万仞绝壁之上,云雾缭绕时如琼楼玉宇,令人叹为观止;画境木王山,以万亩杜鹃、千丈鹰峰著称,是探秘秦岭原始生态的绝佳之地;佳境云盖寺古镇,古街老屋保存完好,再现了昔日客商云集的繁华,有着淡淡的乡愁;幻境磨石沟,以童话世界为主题,将艺术创意融入美丽乡村,充满童趣与想象力。

这些各具特色的景区,共同撑起“来安去安 小城镇安”这一深入人心的旅游品牌,让游客在山水之间,完成一场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体验。

从历史的宁静中走来,今日的镇安更焕发着进取与活力。改革开放以来,特别是近十年,镇安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“产业绿色化、城镇景区化、田园景观化”的发展之路。经济上,旅游产业成为强劲引擎。这几年,通过打造“一个中心、两大环线”的全域旅游格局,成功创建了多个高等级景区,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。昔日的青铜关镇丰收村,借力塔云山景区发展“童话磨石沟”乡村旅游,开办农家乐、销售农特产,实现了从穷山沟到童话世界的美丽蜕变。

在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中,民生福祉的温度计也在持续升温。相比以前,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,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。县城从过去仅有的两条狭

窄石板街,拓展为如今高楼林立、道路通达的现代化精致山城。迎宾大道如锦带环绕,中心广场欢声笑语,口袋公园随处可见,“学有所教、病有所医、住有所居、贫有所帮”的美好愿景,在这里化为生动的现实。

归根结底,镇安最动人的魅力,在于它能予人安心。这份心安,是环境带来的安适——在郁郁葱葱的林木间尽情深呼吸,在气势磅礴的云海仙境中忘却烦忧;这份心安,是文化滋养的安然——在唐风古寺中聆听禅音,在古镇老街上回味往昔;这份心安,是发展蕴含的安宁——社会和谐稳定,生活富足安康,未来充满希望。

“来一城,去一镇。静一心,安一身。”这或许是对镇安最好的注解。它不追求震耳欲聋的名声,只愿成为跋涉者途中一盏温暖的灯,都市人梦里一片清凉的月。铁路、高速以及未来的高铁会将这座小城与广阔世界更紧密地连接,镇安会依然保持着那份从容,以青山为怀,以绿水为墨,以文化为魂,继续静静地等待着,迎接每一位风尘仆仆的旅人,让他们在这里找到精神原乡,实现“来安去安”的圆满。

小城镇安,一个能让时间慢下来、让心灵静下来的地方,一个镶嵌在秦岭深处的心安桃源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941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

故乡柿子红

巩伟民

年果实累累,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。我从小就爱吃柿子,一到秋季,就盼着青涩的果子快快变红,吃到柿子甜糯的果肉。

故乡的果树,我最熟悉的就是柿子树。春天,柿树枝头发出嫩芽,开出淡黄色的花儿,在微风中东躲西藏,像害羞的小姑娘。初夏时,柿子像纽扣一般大小,泛着青涩的浅绿,隐藏在枝繁叶茂的枫叶中间。到了深秋,一个个拳头大的柿子慢慢染上红晕。熟透了的柿子,在蓝天下一颗颗、一串串,如火苗般跳跃在枝头,引来众多鸟儿,花喜鹊、灰麻雀,还有不知名的其他鸟雀及蜜蜂,它们一边啄着柿子,一边叽叽喳喳、嗡嗡地叫,好像在讨论着哪个柿子最香甜。它们也不跟主人客气,大大咧咧地飞到这棵树上啄一下,接着又跳到另一棵树上再啄一下,高兴地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故乡的柿子有七八种,火罐柿子最小,成熟后颜色透亮,果肉香甜,一口一个。帽盔柿子个头大,水分多,用来做柿

饼最好。父亲白天忙完地里的活,晚上用自制的削皮机削柿子皮,我把削好的柿皮一把一把挂在木架上,母亲也在一旁帮忙整理,我们分工合作,不一会儿就削了几筐。我们把削好的柿子放在屋檐上晒,一段时间后,母亲上到架上用手把柿子一个一个捏扁,接着晾晒一段时间后收入大筐,上面盖上干净的棉布。等到冬季打开筐子,柿饼上面结了一层白霜,吃在嘴里甜甜糯糯的。尖顶柿子暖着吃,脆甜可口;平顶柿子耐存放,能保留到春节前后,正好过年用来招待客人。其他柿子一般存放在房顶上,用稻草围一个圈,把柿子放在里面让吃霜,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软糯甘甜,吃时放入温水中温热,可以吸着吃。我们还把采摘时摔烂的柿子,放入大缸里做柿子醋,自己酿的柿子醋,好吃味长。家里柿子太多,父亲在树上另搭架做草房,把柿子存放在里面,逢集市父亲领上我赶集卖柿子、柿饼,用卖柿子的钱再去买其他生

生活用品。故乡人摘柿子,常常会在树上留些给鸟儿,鸟啄树上的虫子有功,人们都在心里记着。故乡的季秋,满山坡的柿子结得繁密,沟沟壑壑全是红柿子,美不胜收,一派丰收的景象。

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,想起故乡那几十棵柿子树,想起了枝头摇曳的“红灯笼”,那一抹鲜艳的红,把季节留下的空白填得满满当当。与父母一起来摘柿子,做柿饼,赶集卖柿子的一幕幕,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如今,父母都不在了,那温馨的画面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故乡是我的根,有我放不下的情,是我心中永远的念想与回忆!



村里人都知道,老陈和老李这两户邻居,斗了三十多年。

两家院墙中间夹着一道双层墙,看着厚实,其实中间有条窄缝,风能穿,人过不去。这几十年,两家人脸对脸住着,却跟仇家一样。过年贴春联都要暗中比一比,他家金字,他家黑字。谁家鸡飞过界,立马拿扫帚赶;谁家猫钻了缝,抬手就扔。孩子们在学校玩得好好的,回家都要挨大人训,不许跟对门走动。

早先不是这样。早年墙根长着棵野枣树,一到秋天挂满了果。两家小孩凑一起打枣,枣子落得满院都是,不分你我,捡起来就吃。后来不知怎么闹了别扭,最后为半尺宅基地彻底闹翻。人情淡了,那棵枣树,也慢慢没了踪影。

老陈六十三岁那年的冬天,查出了肺癌,中晚期。

他这辈子好面子,要强惯了,查出病谁也没说,依旧每天出门溜达、赶集。从医院回来那天,他在墙根站了好一会儿,摸了摸那块松动的青砖,把诊断书折好,塞进墙缝,拍干净手上的土,背着手赶集去了。

集市上人多,老陈远远看见老李在挑白菜,老李这几年头发白得彻底。老陈嘴唇动了动,终究什么也没说,攥紧兜里的橘子,转身走了。

往后碰面,他还是习惯性地扭头躲开,只是动作越来越慢,透着累。

天冷水管容易冻裂。一夜寒风,老李家水管裂了口子,不等匠人来修,夜里就被人悄悄补好了。下雪更麻烦,胡同陡坡结满冰,走路打滑。可第二天一早,路面总被人扫得干干净净,还垫了炉渣碎土。雪地上浅浅一串脚印,从老陈家小门绕出来,轻轻走一圈,又折回白。

老李心里明白,是老陈干的。嘴上不说,心里有数。之后两人天天起得早,抢着扫路。你早起一步,我就比你更早,谁也不说话,就这么暗暗较着劲。日子久了,几十年的隔阂,悄悄松了。

开春化冻,墙缝里积的冰水冻得结实。老李拿铁锹伸进夹缝铲冰,几锹下去,砖松了,一张皱巴巴的纸掉了出来。

他捡起来擦去泥水,是老陈的诊断书,去年冬天就确诊了。

老李蹲在墙根,半天没起身。风从墙缝钻出来,呼呼的响。他这才回过神,这大半年老陈不爱出门,人瘦得厉害,是熬着病。

他把纸折好,贴身揣进怀里。第二天一早,老李拎了一篮子鸡蛋,敲响老陈家的门。

老陈打开门,愣了一下。

老李站得别扭,有点不自在:“我家鸡前阵子啃了你两垄韭菜,本来要赔。过去那些烂事,我不想提了,拎几个鸡蛋,咱俩喝两杯。”

老陈笑了笑:“韭菜年年长,不值当。”

“那你就吃了。”

“成。”

小院摆上矮桌,倒上散装白酒,切了盘猪头肉。夕阳落下来,两个斗了半辈子的老人隔着一张旧桌子坐着。搪瓷缸一碰,一杯酒下肚,几十年的别扭、较劲、赌气,都咽进了肚子里。

喝到中途,老李才开口:“当年分地图纸有错,我去镇上查过,那半尺地界,本来就是公家的。”

老陈轻轻叹气:“我早就知道。”

老李怔住:“知道你还跟我争几十年?”

“墙都砌起来了,谁先低头谁丢人。”

老李听完,忽然笑了,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:“咱俩这辈子,真是不值。为一点面子,耗了半辈子。”

老陈没多说,只低声应:“都一样。”

老李看着他:“也就你,把这事藏在墙根底下。”

老陈垂着头,手指一点点抠着桌沿起皮的漆,一声不吭。

没过多久,老陈病重住院。老李拎着苹果去看他。病床上的老陈瘦得脱了形,看见老李,费了很大力气,吐出两个字:“枣树。”说完摆了摆手,侧过脸歇着了。

老李走出病房,啃了一口苹果,满嘴发酸。

老陈硬是撑着,熬到了来年开春。人快不行的时候,他只嘱咐儿子一句:“那道墙别动,我走之后,你李叔会拆。”

老陈走后,老李找人拆墙。三十年的隔墙,一点点推倒。墙缝里积满了厚厚的老土,几株细小的瓦松静静地长着。

腾出来的半尺空地,老李翻整出来,种上花草。墙角位置,亲手栽了一棵枣树。填土的时候,他的手忍不住发抖。

街坊邻居路过,都纳闷:“争了一辈子的地,到头来种花种树?”老李一边浇水,一边回话:“吵架得两个人。他不在了,我跟一堵墙争啥。”

他看着小小的树苗自言自语:“以前那棵枣树,不姓陈,也不姓李,就是院里一棵树。”

夏天花开得热闹,风吹过来,满院花香。鸡鸭随意走动,再也没人驱赶。秋天,新树结了一些小青枣。村里的孩子照旧跑来玩,打枣、捡枣,闹哄哄的声音,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
